

序跋精粹

让历史鲜活起来

张伟

理组成，人们习惯了英雄叙事，难免忽视一地鸡毛，但转过身回过头来，方能悟出市民的日常生活才是构成社会的最重要部分，一切努力，最终目标不就是百姓康宁吗？社会之大，漫无边际，芸芸众生，丰富多彩，怎样全面、客观地去解析一个城市？什么才是构成一座城市的“鲜活细胞”？答案大概就隐藏在众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吧？经常在想，我们在习惯宏观叙事之余，似乎也很有必要对微观层面予以更多的关注，感受日常生活状态下那些充满温度的细节，并对此进行深度挖掘，如此，可能会增加许多意外的惊喜，同时也更有利于从一个新的维度拓宽近代城市文化的研究空间。前阵子我在主编《海派之源—人文记忆》这本书时曾写道：“上海西南的徐家汇和上土湾地区，堪称中国近代文化的一处重要发源地，它既生产物质，也培养人才，堪称中国近代文明进程中一根标杆。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。但这块发源地是如何开垦的？这根标杆又是怎样竖起来的？如果将此视作一个庞大的工程，那么以往我们着眼较多的是这个工程的组织方，也即那些院长、校长、神父、嬷嬷、主任、教授等等上层人物。这些精英阶层是打基础的，他们决定着事物的走向，自然容易受到大众和媒体的重视；而我们这本‘人文记忆’，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则是将笔墨的重点放在了普通人身上，着力描绘勾勒那些长久不受重视，甚至生平等世人都很难考察以致湮没在历史中的世俗小人物，如王安德、范殿儒、徐咏青、邱子昂、徐宝庆、朱志尧、潘氏父子等等。在我们看来，这些平民阶层也是熠熠闪光的，他们都是掌握着绝世本领的不凡人物，他们很难谋划方向，但却往往能决定质量，增加重量；他们都在某一领域作出了出色的、甚至杰出的贡献，当年他们的精彩无比，被视作了平淡无奇，百年之后的今天，却成了我们必须重视，值得努力打捞的珍贵历史。”

徐家汇是一个很好的样板，其他地方也莫不如斯。秉承理念，我们这套丛书，涉及时间段为1840年以来的近代中国，而内容则几乎无所不包，尤其重视凡人小事以及观念习俗、地域环境等等在大时代中的衍变，无论是琴棋书画、衣食住行，还是草木虫鱼、习俗流弊，都是我们感兴趣并欲研究展示的，所谓从个体观世界，从细微看全貌。消失了一些貌似平淡无奇的人物和现象当中，能够得到认识历史和理解历史的启迪；我们愿意目光向下，和大家一起回顾历史上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，也藉此打量今天的我们自己；我们不惧“碎片化”之讥讽，惟愿这些“碎片”能够拼接成灿烂的锦缎。小人物也有可能构建大历史，历史因凡人俗事而更近烟火，历史因拓宽领域而丰富多彩。希望我们的“这滴水”，能够映照出大海的一角，也愿和大家一起分享“这滴水”。

2022年4月1日晨5时于上海开启全城静态管理之际

本文为上海文化出版社即将出版的“近代社会生活史丛书”序

不可否认，我们这一代人年青时阅读的(或者说提倡的)大都是宏观叙述的雄文，高屋建瓴，睥睨八方，雄视天下，酣畅淋漓，这样的文章风格是我们熟悉的，也是当时喜欢模仿的。司马迁所说的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是中国史学的传统；刘玄德三顾茅庐，诸葛亮指点江山的故事，更为大家所津津乐道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，这样的情况始略有转变，但节奏很慢，变化也并不大。印象中，在学术圈引起较大震撼的是王笛先生的几本书：《街头文化——成都公共空间、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，1870—1930》(2006年)、《茶馆——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，1900—1950》(2010年)和《走进中国城市内部：从社会的最低层看历史》(2013年)等等，特别是那本“茶馆”，在当时曾引起热议，成为一个文化现象。王笛是成都人，在他看来，茶馆就是成都这座城市的灵魂和缩影，即茶馆不仅仅是人们喝茶的地方，更是这座城市的公共活动空间，在那里，可以仔细考察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细节。王笛的这些书应该说是微观研究的一个实践，它引导我们进入城市的内部，并进一步感受那个年代浓郁的社会风情。一滴水可以折射世界的真相，茶馆的背后，是时代的影像。

如果追溯历史，最早明确提倡微观研究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。20世纪初，他们先后创办了《历史综合评论》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》等杂志，反对旧的史学传统，主张历史不应当只是君主和伟人的历史，提倡总体史学，把新的观念和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。法国年鉴学派借鉴和运用历史学方法以外的社会学、心理学、计量学、比较学等众多学科的原则与方法来研究历史，注意开拓文献史料的来源，把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人类历史的每一个细节。他们摒弃了以往只是把战争与政治作为研究对象的做法，达官显贵和元帅将军们不再是当然的主角，凡人俗事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，成为研究的重点。他们倡导并深入探究人们的私生活及与其相关的生活方式、行为准则与文化习惯，“私人生活史”研究也因此成为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个标志。这之后，各国历史学研究的领域与题材不断在扩大，历史研究逐渐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叙事，从对重大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与社会事件的研究转向对日常生活、普通人物以及他们的经历的研究，诸如家庭环境、家居生活、交友空间、宗教信仰，以及教育、娱乐、饮食、旅游、生育、死亡等等，都是历史学家们热衷研究的对象。以观察细小的对象为基础，从对看似微不足道对象的研究来发现历史，解读历史，这正是微观史研究的特点和魅力。

经国大业，人间烟火，都是社会的肌

去五原路拜访徐朗老师

任海杰

2022年7月24日，著名声乐教育家徐朗教授在悉尼离世，享年92岁。连日来，他的学生、同行纷纷发文字悼念，上海音乐家协会也发通告悼念。

我不是音乐专业圈内人，与徐朗教授本无交往。我的本职是报社编辑，因为迷上音乐，业余有感而发写些乐评和赏乐文字。2011年，文汇出版社发行了我第二本音乐选集《经典音乐如是说》，书中的三分之二篇幅是谈声乐艺术。不久，乐友、女高音王雅贇对我说：“我老师看了你的书，他很感兴趣，方便时想与你聊聊。”我问：“你的老师是哪位？”王雅贇答：“我的老师徐朗，退休前是上师大的声乐教授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徐朗这个名字。正巧，那时我认识上海歌剧院的男低音歌唱家徐奇，他以前就是在上师大学声乐的，于是就问他：“你知道上师大有一位名叫徐朗的老师吗？”徐奇有些惊讶：“徐朗老师可是我们上师大鼎鼎有名的声乐专家和权威，我当年考上师大，徐朗老师还是主考官之一，那时他是音乐系主任(现上师大音乐学院的前身就是音乐系)，我们对他是肃然起敬的。”一会儿他又补充道：“徐老师桃李满天下，上海许多有知名度的歌唱家都是他的学生。有的以后成大名了，出国了，或是跟别的老师学了，但基础都是在徐老师那里打下的。不仅在上海，他在全国声乐教育界都是很有名望的。有的专家是名声大于实际，而徐老师是实际大于名声。”

原来徐朗教授是位大神级的人物！我真是孤陋寡闻了，有机会一定要好好向他请教。几天后，在王雅贇安排下，我与徐朗教授在他五原路家附近的一家餐馆见面。尽管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，但一进餐馆，看见徐朗教授和王雅贇已先到了，我忙抱歉道：“徐老师，不好意思，让你等我。”徐老师笑道：“我离这儿近，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。”十年前的徐老师已经82岁了，但他身板挺拔，身手敏捷，精神矍铄，每天还骑自行车、游泳，看上去顶多六七十岁的样子。

徐老师的随和朴实、平易近人，一下子打消了我的拘束。我对徐老师说：“我不是音乐专业的，不识五线谱，也没

正规学过乐器和声乐，对音乐纯粹是爱好，所写文字有错误不当之处，还请徐老师多加指正。”徐老师笑道：“正因为你没有进过音乐学院，没有条条框框，你所写的都是你自己的感受，我看了觉得蛮新鲜的。艺术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只要言之有理。”

一位大教授如此虚怀若谷，真让我受宠若惊了。本来我是想多听徐老师谈的，没想到他一再鼓励我多谈。当他了解到我的专业是中文，以前有过文学创作的经历，就说：“这就是你的长处。其实，欣赏音乐，文化积累很重要。文化积累越越深，对音乐的感悟能力也就越强。包括我们学音乐的专业技巧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积累。文化积累会影响你对技巧的理解、掌控和发挥。”

那天我们聊的话题很广泛，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。分别时我们合影留念，可惜那时的照片在我已不能使用的老相机里，取不出来了。

又过了些日子，上海音乐厅有一场声乐音乐会，我与徐老师又相遇了。徐老师结合音乐会，谈到了一些声乐技巧的运用和理论。大意是：声乐上的一些技巧训练，如：面罩、声音是否集中在管子里、头腔共鸣、胸腔共鸣、换气点、关闭等等，都是因人而异的，因为不同的人，他们的生理构造和机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，用A的方法来训练B，不一定合适，有时甚至会弄巧成拙。有些学生本来声乐条件不错的，但进了学校后反而退步了。所以，一定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训练。不能墨守成规，不能硬套。训练声乐技巧是这样，我们在欣赏声乐表演时也不能仅仅看技巧的运用，而是要全面看，包括形体表演、对人物的理解、表情的变化等等。这些道理看似简单，但是真正实践和理解，至少在专业圈内，并不是人人都这样的。

这就是徐老师的过人之处。在中国声乐界，能横跨美声、民族、通俗唱法而均出优异成绩者，除了徐老师，不知是否还有谁。难怪由徐朗老师等专家编写的八册声乐教材《声乐曲选集》，自出版以来已经重印43次，发行超过200万册。当徐老师去书房拿出最初版本的《声乐曲选集》，看着已经有些泛黄的纸页，一种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时间已近黄昏，老派的徐老师还亲手为我煮了赤豆汤。当我品尝着这又香又糯又甜的赤豆汤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而今，再也没有机会品尝徐老师的赤豆汤了。我忽然想起他的这句名言：世界上有学生，才有教师；做了一辈子教师，我要谢谢学生！……



竹林细雨(漆画)唐群伟

钱锺书先生赠我的几本书

陆文虎

1982年年底，我从福建回到阔别15年的北京。蒙钱锺书先生惠允，——准我“随时到访”，从此成为钱府的常客。十几年来，我有幸聆聆警款，不仅受到许多教诲启迪，而且常有意外之喜，得到他一些赠书。我家无长物，这些书就是镇宅之宝，也将是传家之宝。钱先生驾鹤西去已将24年，他的谈笑风生、微言妙义仍然如在目前；他赠我的那些书就摆在我书桌对面的书橱中，不仅抬头就能看到，而且方便随时取阅。

钱先生有超常的记忆力，因此，他不收藏太多的书，有些书读过后就随手送人。他给我的书，除了他的著作外，有一些就属于这类。他读的，有一部分是出版社或者作者赠送的新书。有时，他拿起一本书会问我读过没有，我如果还没读过，他可能就将它送给我了。当然，凡是觉得值得一读的，就会郑重其事地签名题赠。下文提到的几本都属于此类。

一、汪荣祖的《史传通说》

汪荣祖是美籍华人，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家，曾任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教授，有《史学九章》等多种著作在中国出版，于中外文史才识兼茂。《史传通说》洞微得间，殊具妙悟，是一本钱先生比较欣赏的史学著作，他不仅为之题签，还为之作序，极口夸奖，奖励有加。对此，汪荣祖感激莫名，他说：“钱先生默存视我为友，实我师表；赐我佳序，著我微意。诚作者之光宠。”钱、汪遂成为忘年交。交往中，汪荣祖发现钱先生是兼通中西学问的大家，堪称空前绝后。

钱先生序云：古之常言，曰“良史”，曰“直笔”；其

曰“不尽不实”，则史传之有乖良直者也。窃谓求尽则无止境，贵实则实无定指。积材愈新，则久号博稽周知之史传变而为寡见闕闻矣。着眼遐迩，则群推真识圆览之史传不免于皮相畦执矣。斯所以一朝之史、一人之传，祖构继作，彼此相因相革而未艾也。刘彦和《史传》一篇稍窥端倪，刘子玄《史通》穷源竟委，慎思明辨，单尔成一家言，后来论者，只如余闰。海通以还，吾国学人涉猎西方史论著作，有新相知之乐，固也，而复往往焚与拏会，如获故物、如遇故人焉。吾友汪君荣祖识方闻，贯穿新故，出其绪余，成兹一编。于中外古今之史论史传者提要钩玄，折衷求是，洵足以疏濬心胸，开张耳目，笔语雅饬，抑又未已。余受而读之，赞叹之不足，借书数语于简端。

钱锺书丙寅九月

此书于1988年10月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。汪荣祖在第一时间就持赠钱先生，并在扉页写道：

默丈、锋师
唔政

顺贺
新年并祝
默丈七秩晋八华诞

汪荣祖拜奉
十一月廿一日

第二年，钱先生将此书转赠我时，在卷首空白页题字：

转赠
文虎贤友，甚可一读。

钱锺书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

《史传通说》简体字版于2003年12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。后来，汪荣祖更满怀尊崇，写成《槐聚心史——钱锺

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》，2020年3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。这也是一本与众不同、值得一读的著作。

二、苏渊雷的《钵水斋近句论诗一百首附苏诗笺图风流人物无双谱》

苏渊雷，字仲翔，晚署钵翁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，著名学者，向有“文史哲兼擅，诗书画三绝”之称。几十年间，钱先生和苏先生以君子之交，惺惺相惜，不仅常有书信往返，而且多有歌诗唱和。钱先生称赞苏先生是“大手笔”。苏先生则“惊其才，佩其学，而服其实，以为古今一人而已”，并尝自称是当下知钱第一人。二人唱和的歌诗一部分后来收入《槐聚诗存》，其中列入1953年的《苏渊雷和叔子诗韵简相》，又写示《寓园花事》绝句，即答。仍用叔子韵。渊雷好谈禅，手稿原题为《苏渊雷和孝鲁寄怀诗韵简相》，又写示《寓园花事》绝句十六首，即答。仍用孝鲁韵。渊雷好谈禅。比闻尽弃所学，改名日翻，以示从前种种之意。故诗语云然，改动之处，似有深意焉。

关于此书，有许多佳话。苏先生1966年写就《论诗绝句》50余首(后来又有补作多首)。1983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后，钱先生即予以高度评价：“心平识卓，笔妙韵高。昔翁覃溪病渔洋拟遗山之作，论人多而谈艺少。公此编正面立论，而旁敲侧致，洵可与元裕之争出手矣。”此书遂有定论。《风流人物无双谱》是苏先生对自己最仰慕的36位古今人物，各以诗颂之，意在宣扬前贤风范，以为后来楷模。由陈巨来先生的入室弟子龚仲猷先生为之造像。诗画合璧，堪称一绝。1989年，

苏先生赴新加坡出席世界华文书展时，新加坡周颖南先生建议并出资，将《论诗绝句》与《风流人物无双谱》二书合成一册。周先生是著名的作家和成功的商人，以文名与商誉并称于海内外。他著有文学作品200万字，与叶圣陶、俞平伯、巴金等巨擘为交，“文革”期间，曾出身为故国作家、画家出版各类作品多种。二书合并后由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出版。新加坡著名书法家潘受先生为该书命名《钵水斋近句论诗一百首附苏诗笺图风流人物无双谱》并题签。潘先生本是福建泉州人，与启功、俞平伯等硕儒有交往，对钱锺书先生执礼甚恭，其书法集曾三请钱锺书先生为之题词。一本书竟承载了如此之多的文字因缘。

四、张岱的《四书遇》

作者张岱，字宗子，号陶庵，浙江山阴(今绍兴)人。明末清初史学家、文学家。著有《石匮书》《琅嬛文集》《陶庵梦忆》等多种。钱先生虽对张岱诗颇有兴趣，表示钦佩，但是看到浙江古籍出版社《四书遇》校订本出版后，有点失望，认为此书不像想象中那么好。有八股味，但不枯燥乏味。他认为，张岱最好的作品还是《陶庵梦忆》《琅嬛文集》。钱先生对张岱的著述十分熟悉，曾在《管锥编》等书中引及十几处之多。

《四书遇》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列入“浙藏善本丛书”，于1985年6月出版。钱先生当年就获出版社之赠，未久，即转赠我阅读。他在卷首空白页题赠词曰：

释老入儒，未脱八股家穿穴结习，然时有辩慧可喜处。赠文虎贤友浏览之。

钱锺书

钱锺书先生离开我们20多年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想，小子何幸，竟能得此鸿儒良师的耳提面命！从与钱先生第一次见面起，我就把钱先生当作人生楷模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在认真阅读了钱先生赠给我的那本书之后，我又找到这些作者的其他著作来读。不仅读了书，还了解了与书相关的许多事情，这些书真是让我受益匪浅。我虽因资质鲁钝，后知先觉，而未能在学习上做出多少成绩，但是，对钱先生让我这个业余文史爱好者略窥读书门径，我至今满怀深深的感激之情。

三、《程千帆诗论选集》

程千帆，字伯昊，别号闲堂。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代表著作有《校雠广义》《史通笺记》《文论十笺》等多种。曾与钱先生同任两届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。

60多年前，程先生的《宋诗选》与钱先生的《宋诗选注》几乎同时出版，但选目及旨趣均不同。程先生曾称赞钱先生说：“默存先生，当世无双”，同时亦指其“能博而不能约”。钱先生曾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账号